



我手机里存着一张照片，拍得挺随意的。那是2025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在我们中队的车库里，一束午后的光正好从高高的气窗斜射进来。能看到灰尘在光里面飘动，我的队友海洋双手托着一台新配发的气体检测仪，看的人神，屏幕的蓝光映在他的脸上，那表情严肃得跟什么似的。他在学怎么用它，而我在记录他们。现在看，这一年，我们走过的路，好像都收在这张照片里面了。

# 呼吸之间

文 / 图 孟庆林

今年，队里聊得最多，心里最没底的，就是路上越来越常见的新能源车。烧油的车，怎么救，闭着眼睛流程都能走下来。可对着那块可能“热失控”、会“放炮”的电池包，大伙儿心里都犯了嘀咕：水怎么浇？浇多少？门怎么破？里头的高压线在哪儿？

转机来自一次培训。走进教室，感觉特新鲜。平时训练场上嗷嗷叫的兄弟们，一个个坐在那儿，笔记本摊开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。台上的老师拆着电池模型，嘴里蹦出来的全是“BMS”“热蔓延”“泄压阀”……听得人脑袋发胀。坐我边上的小赵，笔动得飞快，本子上又是划的线又是沾的汗。课间他凑过来，苦着脸：“副队，这比扛水带跑十楼

费脑子。”我拍拍他肩膀，不多说。心里明白，操作规程背错了顶多挨批，这个要是搞错了，代价谁也承受不起。

打那天回来，队里有点儿不一样了。队员海洋在那儿鼓捣仪器，旁边还围着几个兄弟，你一言我一语：“这玩意儿测准了吗？”“数值多少算预警？”队务会上，我们吵得更实在了。不再光是“快！再快！”，而是“等会儿，先看清楚它是什么电池”“这儿能不能切？”我们一遍遍在PPT上、在图纸上、在脑子里模拟那些还没发生过的火场。我特别喜欢看大家这时候的眼神，没了过去那种二话不说就上的冲劲，多了点掂量、琢磨，甚至是对一个螺丝位置都要问清楚的较真。

那张我拍下照片的下午，就是无数次“再学习”中的一幕。我们不再仅仅依赖肌肉记忆和勇气。队务会的议题，从单纯的“加快出水时间”，变成了“如何快速判定电池类型”和“窒息灭火与持续降温的优先顺序”。我们一遍遍进行桌面推演，在想象的

火场里争吵、修正、再模拟。最触动我的，是大家眼神的变化——面对未知，那里面少了些惯性的勇猛，多了些谨慎的探寻，以及对专业细节近乎执拗的追问。我们开始起草自己的《电动汽车火灾事故救援专项处置方案》，每一行字，像是在未知的迷雾里，用经验和新知识共同夯下的一根地桩。

年底了，心里有种不一样的踏实。它不再仅仅源于训练场上的汗水，更源于面对未知时，集体向知识深处扎下的根。我们守护的这条路，飞驰着时代的变化；而我们的队伍，努力在做那个变化中始终稳固的支点。温度，就藏在这份与时俱进的敬畏里——敬畏职责，所以不敢停止学习；敬畏生命，所以必须万分专业。

2025年，我和我的队友们，在熟悉又陌生的战场上，重新学会了如何“呼吸”：在理论的空气里深吸，在实战的烟尘中稳呼，只为在关键时刻，能为需要的人，赢得一口完整的气息。（作者供职于西安分公司）



# 我跑了2400多公里

文 / 图 宋妮娜

那天，在软件上查看我2025年的运动数据，发现今年已经跑了2400多公里了。其中20公里以上长距离跑12次，30公里以上10次，40公里以上3次——当我看到这些数据时，着实被惊呆了，这是真的吗？我竟然这么厉害？不知不觉间，又跑过了一个春夏秋冬。

其实我不在乎跑了多远、速度有多快，我真正在意的是自己是否一直在跑。规律跑步这四年里，我最大的变化是：跑步再也不需要“坚持”了，它早已融入日常，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。

原以为跑了这么多年，总会越跑越轻松或者速度越来越快，可现实并非如此。大多数时候，起跑对我而言都是一场痛苦的考验：双腿沉重如灌铅，呼吸急促又困难，每当这时，我总会沮丧地怀疑跑步的意义，但从未想过停下或放弃。实在难受时，我会放慢速度，在心里告诉自己：“此刻你已经在跑步了，这就很棒。”

当然也有例外，偶尔一开跑就神清气爽，状态好到连自己都惊讶。还记得今年夏季的长距离跑，我竟然跑了49公里，至今想来仍觉得不可思议。现在回想，或许是那次补给足够充足，再加上状态在线，才跑出了超出预期的成绩。更神奇的是，跑完49公里后我竟毫无疲惫感，第二天身体没有任何酸痛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后续的宝鸡马拉松，跑起来也格外轻松。这些成绩极大地鼓舞了我，也让我深刻体会到：平时的点滴训练从未白费，日积月累坚持，终究会换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如今越觉得，跑步带给我的远不只健康的体魄，更有独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。在奔跑中，我慢慢学会了爱自己、欣赏自己，自信心也一点点积累起来，明白有些事情只要全力以赴，就能靠自己牢牢掌控。最后想说，完成比完美更重要。跑步如此，人生亦如此：不必好高骛远设置过高目标，也不必跟风与他人攀比速度、跑量。其实真的没必要，人无论何时都该清楚自己的极限，专注眼前的每一步，才能跑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（作者供职于宝鸡市交通运输局）

# 暮色中成长

文 / 图 郭子希

今年从图书馆沙沙作响的写字声，到拍毕业照时扬起的学士帽，最后定格的是，站在高速公路上成为一名路政执法新人的我。

伴随着八月的暑气和热浪，傍晚时刻，接到辖区收费站移交的信息：收费站截停一辆疑似严重超限的六轴货车，需要现场核查。

执法车警灯划破夏日昏黄黏稠的空气。队长专注开车，我则默念着《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的超限认定标准，手心微微出汗——这是我第一次辅助处理超限运输案件。核对证件、告知情况、现场勘验……流程比想象中顺利。我抬起头，正想告知结果，话却卡在喉间——西天正烧着一场盛大的火。整个天空从橙红过渡到绛紫，云朵被镀上金边。那辆超限车，连同我手中的文书、肩上的执法记录仪，都沉浸在这片恢宏的暮色里。远处，连绵的高速公路如镀金的缎带，载着万千灯火与归途，蜿蜒进群山。

就在那一刻，心中某种紧绷的东西，“嗒”一声松开了。不是释然，而是更深的沉淀，入职以来的紧张和不安，就被这暮色里的昇平安抚下来，车流滚滚，没人会特意停下来看你，但你知道，你在那里，路就稳当一分。

远山已成剪影，高速护栏的反光标亮起点点银光，如地上星河。这一天，我真正从校园踏入了生活的旷野。在这条车流永动的动脉上，我的角色渺小如道钉，却也因此，第一次触摸到了“守护”二字坚硬的质地与滚烫的温度。平凡之路，原来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暮色与晨光交替中，被赋予了不平凡的意义。（作者供职于省路政执法总队第三支队九大队）



# 向上的路 很难但很美

文 / 任敏

2025年，我35岁。35岁，我才学会骑自行车。500公里，不仅是一个数字，更是双腿与车轮的对话，是生命与时间的和解。

我为什么要学骑自行车呢？看到这样一句话：为人父母，一定要明白教育方法和技巧只是冰山一角，父母的榜样才是孩子成长最好的养分，孩子不会长成你期待的样子，而是会长成你的样子，我们只有做好大孩子，才能养好小孩子。

五岁半的儿子，正处于学习爆发期，背古诗、听故事、看绘本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一双好奇的大眼睛到处寻找新鲜的事物，时

不时间问一句：“妈妈，你知道吗？妈妈，你会吗？”

所以，我像孩子一样努力学习，肆意汲取，让时间成为见证者，而不是追赶时间，向上的路，很难但很美。

在路上遇见同行者。一起驶过颠簸的路途，超越内心的设限，浏览美丽的风光。有一次出发骑行时已近黄昏，后面追上来一位独行的姐姐：“嗨，你要到哪里？我的车灯没电了，我们一起骑吧！”“好的，那我们一起骑到月亮湾吧，我新换了车灯，很亮的！”我很乐意有一位同行。这位姐姐热情

健谈，讲了很多她的骑行故事，还教给我骑行小技巧，帮我调整了座椅的高度，让我颇为感动。

独自骑行，鸣叫的蝉，自由的风，快乐的心，说走就走，想停就停。与人同行，相互吐槽工作的忙，相互交换生活的美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悠哉乐哉。

在“看起来像一个大成人”这件事情上，我做了很多不自在的选择。其实，人生怎么活都可以，管他八九还是四五十岁，只要身体健康、情绪稳定，自由自在就好。（作者供职于宜川公路段）



# 雪落情长

文 / 图 王先进

我的2025年，在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中开篇，又于同样的银白世界里落幕。洁白的雪粒如灵动的精灵，簌簌地飘落在我防寒帽上。我轻轻地拍了拍身上落着的雪花，踩了踩沾满雪水的鞋子，缓缓走到服务亭，坐在椅子上，透过明亮的玻璃，静静地凝视着这漫天飞舞。

画面定格在2025年1月25日的黎明，华原道上。

一夜的大雪，铜川宛如被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。这纯洁无暇的美景，让我原本焦躁的心渐渐平静下来。我抬起头，只见狂风呼啸着，将七叶树枝头的雪花一片片吹落。

天空渐渐泛起了鱼肚白，黎明的朦胧逐渐清晰起来。我看到了雪地里那抹醒目的橙黄。两排高大的七叶树在她的身旁显得格外魁梧，广阔的雪地更衬得她渺小而微不足道。她向佝偻瘦弱的身体，双手紧紧握着扫帚，一下又一下地挥动着，一步一步地缓缓向前挪动。我仿佛能听到扫帚与积雪碰撞发出的“沙沙”声，也似乎能听到她微微的喘息声。二十多厘米厚的积雪，她只能在人行道的中央扫出不到一米宽的小路。天一亮，采购年货和上班的行人就会多起来，她的速度似乎也加快了。

我远远地站在她的身后，泪水充盈了眼眶。她，就是城市道路的清洁工，和我的父母一样的年龄，本应在家中清闲享福，却依然在这寒冷的冬日里默默劳作。她是城市周边的农村老人，为了给儿女减轻负担，为了让人出行快捷方便，为了给城市涂上光亮，她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坚守着。

看着她身后扫出来的路，我静静地站在这条路上，掏出手机将这一画面永远定格。（作者供职于铜川主线收费站）

# 小马过河

文 / 图 朱叶青

我在卡萨湖撞见了一场童年故事。那天我正蹲在岸边看水草里的小鱼，突然听见身后传来稀碎的铃音。回过头看见牧民骑着一匹小马，正踩着半淹在水里的草甸缓缓前行，小马浸身在泛着涟漪的湖水里，蹄子掀起细碎的水花，连带着水草轻轻晃动。我想起小时候读的《小马过河》，小马的河，终究要自己把蹄子放进去，才知水草缠不缠腿，水流急不急。

上半年的我，正陷在“小马过河”的困境里。手上的项目在卡在数据对接环节，连续三周每天加班改方案，领导皱着眉说“风险太高，别砸了自己的口碑”，前辈拍着我的肩膀劝“你肯定行”。更让我纠结的是，长期高压已让我身体亮了红灯，提离职的念头刚说出口，家人立刻急了“别人挤破头想进的公司，你说走就走？安于现状才是福”。那些天我总对着电脑掉眼泪，像站在河边的小马，被四面八方的“河情报告”困住，连抬蹄的勇气都没有。

我看着小马慢慢从水草里钻出来，想起深夜对着电脑屏幕掉的眼泪……那些纠结的日子，我总在收集别人的意见，却忘了自己的脚才是最准的标尺。我掏出手机拍下了这一幕。

回到城市投入新工作后，每次对着疑难发呆，我都会摸出这张照片，它似乎还沾着卡萨湖的凉，伴着小马的铜铃声。那些曾让我辗转反侧的“别人说”，在这清脆的声响里渐渐淡去，我开始学着把“我觉得”说出口，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前路深浅。（作者供职于省公路局）



# 雪山下的那盏灯

文 / 图 费欣愉

我的2025年是在数千声“您好”与“一路平安”的往复中铺展开的。作为高速收费站的一名普通员工，我本以为日子会如窗外的车流，平稳而匀速地驶向岁末。直到一场远行、一次邂逅、与一张照片，悄然改变了时间的重量，让我在平凡的坐标上，看见了辽阔的星辰。

初秋，利用难得的轮休时间，我踏上了开往云南的列车。一路向南，风景在车窗外更迭。每当列车停靠，或在公路上望见那些熟悉的收费站建筑，瞥见身着同款制服的背影在岗亭中端坐、抬手、微笑，一种奇妙的亲切感便油然而生。原来，这份“坚守”的底色竟如此统一。

旅程的高潮，在玉龙雪山之下。为了看一场日出，我凌晨便来到甘海子。清冽的空气中，我遇见一对从陕西自驾而来的老夫妻。老爷子腰腿不便，一路却得到许多陌生人的搀扶。等待天色破晓时，老太太与我闲聊，她笑着说：“这一路上啊，遇到好多热心肠。就像咱们陕西的收费站，不管多晚，那灯总是亮堂堂的，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。”山风凛冽，这句话却让我眼眶蓦地一热。那一瞬间，我日夜值守的岗亭、那盏24小时不灭的灯、那句说了千万遍的“平安”，突然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意义。

从云南归来，重返岗亭，车流依旧穿梭，问候依旧重复。但我深知，有些东西已经不同了。我不再只看见窗外的风景，更看见了风景中的人，那些来自远方的认可、身旁的温暖，以及定格在照片里的晨光，都沉淀为我掌心的温度。当我再次递出通行证，说出“一路平安”时，这四个字，已承载了我全部的理解与祝愿。

2025年将尽，时光如水。我的岗位依然平凡，我的故事或许微不足道。但我终于懂得，每一个瞬间都值得奋斗，每一盏为夜行人亮起的灯，都是光明的所在。我会继续站在这里，在我的三尺岗亭里，做那座沉默雪山脚下，一盏始终温暖、始终亮着的灯。（作者供职于宝鸡收费站）

# 台风中坚守

文 / 白兰

要吗？传说中的台风，终究还是来了。风势并没有想象中那般摧枯拉朽，倒是我们北方深冬的西北风，一阵一阵地呜咽着。雨却不同，起初只是试探的滴答，随后便在风的裹挟下聚成巨大的一团儿，狠狠地肆虐着周围的草木林田。

凌晨，电路被洪水截断，停水停电，世界全部陷入黑暗。厨房里，卡式炉微弱的蓝色

焰火成了唯一的光源。在中午的火腿鸡蛋炒饭耗尽库存后，我们冒雨驱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去采购物资。我们几个在超市里一路狂奔，将面包、八宝粥、泡面、榨菜、牛奶等物资塞满车厢，等到忙完回到项目部已是深夜十一点，浑身早已湿透，唯有饥饿和疲惫交织在一起。偏偏还有工人因为一包还有月余才过期的榨菜对我们横眉竖眼，我们几个只张了张嘴，最终都选择了沉默。有时

候，在共同的疲惫与烦躁面前，一切的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。

第二天，浓云终于流走，太阳刚升起不久，工地上的机器又重新隆隆作响，仿佛过去的几十个小时，只是一次短暂的休眠。

被台风洗涤后，这片黎族苗族聚居的深山部落，在雨幕的笼罩下，似乎更加遥远和神秘。在这里，回家的路，不只隔着山与海，还有眼前这似乎永无止境的工作。褪去所有的热情与疲惫，早日竣工，早日归家的期盼，就这么轻飘飘的，从心底浮起来，幻化在这被椰风海韵包裹着的迷蒙夜色里，而这一刻，唯有坚守，方得始终。（作者供职于陕西路桥海南什白项目部）